

晉

書

料

注

晉書斟注卷一百

錢塘吳士鑑

同注

烏程劉承幹

列傳第七十

王彌

王彌東萊人也家世二千石祖頤魏立菟太守武帝時
至汝南太守彌有才幹博涉書記少游俠京都隱者董
仲道見而謂之曰君豺聲豹視好亂樂禍若天下騷擾
不作士大夫矣惠帝末妖賊劉柏一作伯根起於東萊之
暌縣彌率家僮從之柏根以爲長史柏根死聚徒海渚

爲苟純所敗

讀史舉正曰案此在永嘉元年十二月誤入引兵寇青徐間

亡入長廣

山爲羣賊彌多權略凡有所掠必豫圖成敗舉無遺策
弓馬迅捷膂力過人青土號爲飛豹後引兵入寇青徐
兗州刺史苟晞逆擊大破之彌退集亡散眾復大振晞
與之連戰不能剋彌進兵寇泰山魯國譙梁陳汝南潁
川襄城諸郡入許昌開府庫取器材所在陷沒多殺守
令有眾數萬朝廷不能制會天下大亂進逼洛陽京邑
大震宮城門晝閉司徒王衍等率百官距守彌屯七里
澗王師進擊大破之彌謂其黨劉靈曰晉兵尙彊歸無
所厝劉元海昔爲質子我與之周旋京師深有分契今

稱漢王將歸之可乎靈然之乃渡河歸元海

通鑑晉紀考異曰按

十六國春秋靈爲王讚所逐
彌爲苟純所敗乃謀降漢

元海聞而大悅遣其侍中

兼御史大夫郊迎致書於彌曰以將軍有不世之功超
時之德故有此迎耳遲望將軍之至孤今親行將軍之
館輒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彌見元海勸稱尊號元海
謂彌曰孤本謂將軍如竇周公耳今眞吾孔明仲華也
烈祖有云吾之有將軍如魚之有水於是署彌司隸校
尉加侍中特進彌固辭使隨劉曜寇河內又與石勒攻
臨漳

讀史舉正曰下又
云與攻鄴文復

永嘉初寇上黨圍壺關東海王

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安豐太守衛乾等討之及彌戰於

高都長平閒大敗之死者十六元海進彌征東大將

軍

御覽一百十九引十六國春秋前趙錄作鎮東

封東萊公與劉曜石勒等攻

魏郡汲郡頓丘陷五十餘壁皆調爲軍士又與勒攻鄴

安北將軍和郁棄城而走

懷帝紀安北作征北

懷帝遣北中郎將

裴憲次白馬討彌

讀史方輿紀要十六日白馬廢縣今滑縣治春秋時衛之曹邑也

車

騎將軍王堪次東燕討勒平北將軍曹武次大陽討元

海

晉書校文四日元海遠在平陽次大陽豈能討其罪疑當爲劉聰之謫時聰圍浹儀故使曹武討之也帝

紀可證

武部將軍彭默爲劉聰所敗見害眾軍皆退聰渡

黃河帝遣司隸校尉劉敞將軍宋抽等距之皆不能抗

彌聰以萬騎至京城焚二學東海王越距戰於西明門

彌等敗走彌復以二千騎寇襄城諸縣河東平陽弘農
上黨諸流人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
爲舊居人所不禮皆焚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
彌又以二萬人會石勒寇陳郡潁川

讀史舉正曰案地理志陳縣屬梁國

無陳郡

屯陽翟遣弟璋與石勒共寇徐兗因破越軍彌後

與曜寇襄城遂逼京師時京邑大饑人相食百姓流亡
公卿奔河陰曜彌等遂陷宮城至太極前殿縱兵大掠
幽帝於端門逼辱羊皇后殺皇太子詮發掘陵墓焚燒
宮廟城府蕩盡百官及男女遇害者三萬餘人遂遷帝
於平陽彌之掠也曜禁之彌不從曜斬其牙門王延以

徇彌怒與曜阻兵相攻死者千餘人彌長史張嵩諫曰
明公與國家共興大事事業甫耳便相攻討何面見主
上乎平洛之功誠在將軍然劉曜皇族宜小下之晉二
王平吳之鑒其則不遠願明將軍以爲慮縱將軍阻兵
不還其若子弟宗族何彌曰善微子吾不聞此過也於
是詣曜謝結分如初彌曰下官聞過乃是張長史之功
曜謂嵩曰君爲朱建矣豈況范生乎各賜嵩金百斤彌
謂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險之固城池宮室無假
營造可徙平陽都之曜不從焚燒而去彌怒曰屠各子
豈有帝王之意乎汝柰天下何遂引眾東屯項關

注曰項縣有項關

初曜以彌先入洛不待己怨之至是嫌隙遂構劉敞說彌還據青州彌然之乃以左長史曹嶷爲鎮東將軍給兵五千多齎寶物還鄉里招誘亡命且迎其室彌將徐邈高梁輒率部曲數千人隨嶷去彌益衰弱初石勒惡彌驍勇常密爲之備彌之破洛陽也多遺勒美女寶貨以結之時勒擒苟晞以爲左司馬彌謂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妙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

諸史拾遺曰此語又見石勒載記

勒愈忌彌陰圖之劉敞

又勸彌徵曹嶷藉其眾以誅勒於是彌使敞詣青州令曹嶷引兵會己而詐要勒共向青州敞至東阿爲勒游

騎所獲勒見彌與疑書大怒乃殺噉彌未之知勒伏兵襲彌殺之并其眾

張昌

張昌本義陽蠻也少爲平氏縣吏武力過人每自占卜言應當富貴好論攻戰儕類咸共笑之及李流寇蜀昌潛遁半年聚黨數千人盜得幢麾詐言臺遣其募人討流會壬午詔書發武勇以赴益土號曰壬午兵自天下多難數術者云當有帝王興於江左及此調發人咸不樂西征昌黨因之誑惑百姓各不肯去而詔書催遣嚴速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由是郡縣官長皆

躬出驅逐展轉不遠屯聚而爲劫掠是歲江夏大稔流

人就食者數千口太安二年昌於安陸縣石巖山屯聚

去郡八十里

水經漢水注曰漢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寰宇記一百三十二荊州

記云安陸縣南十五里有石巖山北臨鄖水讀史方輿紀要七十六日石巖山在德安府西八十里山有石巖

聳立諸流人及避戍役者多往從之昌乃易姓名爲李辰

太守弓欽遣軍就討輒爲所破昌徒眾日多遂來攻郡

欽出戰大敗乃將家南奔沔口鎮南大將軍新野王歆

遣騎督靳滿討昌於隨郡西

元和姓纂二十五德國字下云晉鎮南將軍王歆騎

督國滿討張昌於隨郡案林氏以靳滿爲國滿不知何據恐有誤大戰滿敗走昌得其

器械據有江夏卽其府庫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山都

縣吏丘沈遇於江夏昌名之爲聖人盛車服出迎之立爲天子置百官沈易姓名爲劉尼稱漢後以昌爲相國昌兄味爲車騎將軍弟放廣武將軍各領兵於石巖中作宮殿又於巖上織竹爲鳥形衣以五綵聚肉於其傍

眾鳥羣集詐云鳳皇降

水經渭水注曰渭水又南逕石巖上注云昔張昌作亂于其下

籠絲鳳以惑眾

又言珠袍玉璽鐵券金鼓自然而至乃下赦書

建元神鳳郊祀服色依漢故事其有不應其募者族誅又流訛言云江淮已南當圖反逆官軍大起悉誅討之羣小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河閒一時焱起豎牙旗鳴鼓角以應昌旬月之間眾至三萬皆以絳科頭搢之以

毛江夏義陽士庶莫不從之惟江夏舊姓江安令王偃秀才呂蕤不從昌以三公位徵之偃蕤密將宗室北奔汝南投豫州刺史劉喬鄉人期思令李權常安令吳鳳孝廉吳暢糾合善士得五百餘家追隨偃等不豫妖逆新野王歆上言妖賊張昌劉尼妄稱神聖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請臺勅諸軍三道救助於是劉喬率諸軍據汝南以禦賊前將軍趙驤領精卒八千據宛助平南將軍羊伊距守昌遣其將軍黃林爲大都督率二萬人向豫州前驅李宮欲掠取汝水居人喬遣將軍李楊逆擊大破之林等東攻弋陽太守梁桓

嬰城固守又遣其將馬武破武昌害太守昌自領其眾
西攻宛破趙驤害羊伊進攻襄陽害新野王歆昌別率
石冰東破江揚二州僞置守長當時五州之境皆畏逼
從逆又遣其將陳貞陳蘭張甫等攻長沙湘東零陵諸
郡昌雖跨帶五州樹立牧守皆桀盜小人而無禁制但
以劫掠爲務人情漸離是歲詔以宜朔將軍領南蠻校
尉劉弘鎮宛弘遣司馬陶侃參軍蒯桓皮初等率眾討
昌於竟陵諸史攷異三日按劉弘傳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桓爲義軍都護牙門將
皮初爲都戰帥累戰破昌陶侃傳亦云劉弘辟侃爲南蠻長史討賊張昌破之職官志領軍護軍屬官有長史
司馬功曹主簿江左罷長史司馬劉喬又遣將軍李楊
卽長史也案蒯桓蒯桓必有一誤

督護尹奉總兵向江夏侃等與昌苦戰累日大破之納
降萬計昌乃沈竄于下雋山

周家祿校勘記曰當作昌及沈案卽上文上沈也

明年秋乃擒之傳首京師同黨並夷三族

陳敏

陳敏字令通廬江人也少有幹能以郡廉吏補尚書倉
部令史及趙王倫篡逆三王起義兵久屯不散京師倉
廩空虛敏建議曰南方米穀皆積數十年時將欲腐敗
而不漕運以濟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從之以
敏爲合肥度支遷廣陵度支張昌之亂遣其將石冰等
趣壽春都督劉準憂惶計無所出時敏統大軍在壽春

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故逼迫成賊烏合之眾其勢易離敏請合率運兵公分配眾力破之必矣準乃益敏兵擊之破吳弘石冰等敏遂乘勝逐北戰數十合時冰眾十倍敏以少擊眾每戰皆剋遂至揚州迴討徐州賊封雲雲將張統斬雲降敏以功爲廣陵相時惠帝幸長安四方交爭敏遂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聞之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父亡去職東海王越當西迎大駕承制起敏爲右將軍假節前鋒都督致書於敏曰將軍建謀富國則有大漕之勳及遭冰昌之亂則首率義徒以寡敵眾外無彊兵之援內無運籌之侶隻身挺立雄略

從橫擢奇謀於馬首奮靈計於臨危金聲振於江外精
光赫於揚楚攻堅陷嶮三十餘戰師徒無虧勅敵自滅
五州復全苞茅入貢豈非將軍之功力哉今羯賊屯結
遊魂河濟鼠伏雉竄藏匿陳留始欲姦盜終圖不軌將
軍孫吳之術旣明已試之功先著孤與將軍情分特隆
想割草土之哀抑難居之思捨經執戈來卹國難天子
遠巡鑾輿未反引領東眷有懷山陵當憑將軍勦力王
輅有旋將軍率將所領承書風發米布軍資惟將軍所
運時越討豫州刺史劉喬敏引兵會之與越俱敗於蕭
敏因中國大亂遂請東歸收兵據厯陽會吳王常侍甘

卓自洛至

案卓傳云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爲參軍出補離狐令卓見

天下大亂棄官東歸是卓此時已非吳王常侍亦非自洛至也教卓假稱皇太弟命拜

敏爲揚州刺史

書鈔一百三十三引述異記稱陳敏爲江夏太守案本傳不言爲太守當在拜

刺史之前并假江東首望顧榮等四十餘人爲將軍郡守榮

並僞從之敏爲息娶卓女遂相爲表裏揚州刺史劉機

丹楊太守王廣等

周家祿校勘記曰惠帝紀顧榮傳皆作丹楊太守王曠

挾按懷帝紀王彌傳淮南內史王曠卽其人

皆棄官奔走敏弟和知顧榮等

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和將精兵數萬據烏江弟恢

率錢端等南寇江州刺史應邈奔走弟斌東略諸郡遂

據有吳越之地敏命寮佐以己爲都督江東軍事大司

馬楚公封十郡加九錫列上尙書稱自江入河奉迎鑾
駕東海王軍諮祭酒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竝
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遣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
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
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貪榮干運逆天而勤阻
兵作威盜據吳會內用凶弟外委軍吏上負朝廷寵授
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祐雖阻
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
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況吳會仁
人竝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

之朝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絕粒
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
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
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
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尙內倚慈母仁明之教外杖子
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族故能鞭笞
百越稱制南州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
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第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
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
坐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已受羈絆之辱皇

輿東軒行卽紫館百寮巫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謨潛運
帷幄然後發荊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
征東勁卒耀威厯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泛舟涉瓜步之
渚威震丹楊擒寇建鄴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邪小
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
蔑有夫危而不能安亡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
情所素重彥先巫髮分著金石公胄早交恩紀特隆令
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元本建功帝
作庭籍如其不爾亦可泛舟河渭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
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

名謂之周玘顧榮之徒常懼禍敗又得譚書皆有慚色玘

榮遣使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已爲內應準
遣楊州刺史劉機宜遣將軍衡彥等出厯陽敏使弟昶
及將軍錢廣次烏江以距之又遣弟閔爲厯陽太守戍
牛渚錢廣家在長城玘鄉人也玘潛使圖昶廣遣其屬
何康錢象投募送白事於昶昶頭視書康揮刀斬之
稱州下已殺敏敢有動者誅三族吹角爲內應廣先勒
兵在朱雀橋陳兵水南玘榮又說甘卓卓遂背敏敏率
萬餘人將與卓戰未獲濟榮以白羽扇麾之敏眾潰散
敏單騎東奔至江乘爲義兵所斬母及妻子皆伏誅於

是會稽諸郡竝殺敏諸弟無遺焉

王如

王如京兆新豐人也初爲州武吏遇亂流移至宛時諸流人有詔並遣還鄉里如以關中荒殘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蕤各遣兵送之而促期令發如遂潛結諸無賴少年夜襲二軍破之杜蕤悉眾擊如戰于涅陽蕤軍大敗山簡不能禦移屯夏口如又破襄城於是南安龐實馮翊嚴凝長安侯脫等

懷帝紀作新各帥
平人龐實

其黨攻諸城鎮多殺令長以應之未幾眾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如懼石勒之攻己也乃厚賄

於勒結爲兄弟勒亦假其疆而納之時侯脫據宛與如
不協如說勒曰侯脫雖名漢臣其實漢賊如常恐其來
襲兄宜備之勒素怒脫貳己憚如唇齒故不攻之及聞
如言甚悅遂夜令三軍蓐食待命雞鳴而駕後出者斬
晨壓宛門攻之旬有二日而剋之勒遂斬脫如於是大
掠沔漢進逼襄陽征南山簡使將趙同帥師擊之經年
不能剋智力竝屈遂嬰城自守王澄帥軍赴京都如邀
擊破之如連年種穀皆化爲莠軍中大飢其黨互相攻
劫官軍進討各相率來降如計無所出歸于王敦敦從
弟棱愛如驍武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虓險難蓄汝

性忌急不能容養更成禍端棱固請與之棱置諸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屢鬪爭爲過失棱果不容而杖之如甚以爲恥初敦有不臣之迹棱每諫之敦常怒其異己及敦聞如爲棱所辱密使人激怒之勸令殺棱如詣棱因閑宴請劒舞爲歡棱從之如於是舞刀爲戲漸漸來前棱惡而呵之不止叱左右使牽去如直前害棱敦聞而陽驚亦捕如誅之

杜曾

杜曾新野人南中郎將蕤之從祖弟也少驍勇絕人能被甲游於水中始爲新野王歆鎮南參軍歷華容令至

南蠻司馬凡有戰陣勇冠三軍會永嘉之亂荊州荒梗
故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假會竟陵太守
亢後與其黨自相猜貳誅其驍將數十人會心不自安
潛謀圖之乃卑身屈節以事於亢亢弗之覺甚信任之
會荊州賊王沖自號荊州刺史部眾亦盛屢遣兵抄亢
所統亢患之問計於會會勸令擊之亢以爲然會白亢
取帳下刀戟付工磨之因潛引王沖之兵亢遣精騎出
距沖城中空虛會因斬亢而并其眾自號南中郎將領
竟陵太守會求南郡太守劉務女不得盡滅其家會愍
帝遣第五猗爲安南將軍荊州刺史

周訪傳作征
南大將軍會迎

猗於襄陽爲兄子娶猗女遂分據沔漢時陶侃新破杜

弢乘勝擊會有輕曾之色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自荆城東南流逕當陽縣之章山東

注云山上有故城太尉陶侃伐杜會所築也

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爭

戰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侃不

從進軍圍之於石城

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南經石城西城因山爲固晉羊祜鎮荊州時立

讀史方輿紀要七十七日

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會

石城在安陸府城西北

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

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既而致箋於

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

曰杜會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

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

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

日不下而還

晉書校文四曰荀崧傳時以平南將軍鎮宛不在襄陽故周訪傳言曾攻荀崧於宛

不剋卽其事也云襄陽誤

及王廙爲荊州刺史曾距之廙使將朱軌

趙誘擊曾皆爲曾所殺王敦遣周訪討之屢戰不能剋

晉書校文四曰曾爲王敦所憚自是一時梟雄然訪討曾一戰卽定漢沔不得謂屢戰不剋也訪潛遣

人緣山開道出曾不意以襲之曾眾潰其將馬儒蘇溫

等執曾詣訪降訪欲生致武昌而朱軌息昌趙誘息肩

皆乞曾以復冤於是斬曾而昌脗齧其肉而噉之

御覽四百

八十一王隱晉書曰趙誘爲杜曾所害誘子允斬曾食其肝肺

杜弢

杜弢字景文蜀郡成都人也祖植有名蜀土武帝時爲

符節令父眈略陽護軍弢初以才學著稱州舉秀才遭

李庠之亂

晉書校文四
日庠當作特

避地南平太守應詹愛其才而

禮之後爲醴陵令時巴蜀流人汝班蹇碩等數萬家布

在荆湘間而爲舊百姓之所侵苦竝懷怨恨會蜀賊李

驤殺縣令屯聚樂鄉眾數百人弢與應詹擊驤破之蜀

人杜疇蹇撫等復擾湘州參軍馮素與汝班不協言於

刺史荀眺曰

懷帝紀
作荀眺

流人皆欲反眺以爲然欲盡誅流

人班等懼死聚眾以應疇時弢在湘中賊眾共推弢爲

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平難將軍湘州刺史攻破郡縣
眺委城走廣州廣州刺史郭訥遣始興太守嚴佐率眾
攻弢弢逆擊破之荊州刺史王澄復遣王機擊弢敗於
巴陵弢遂縱兵肆暴僞降於山簡簡以爲廣漢太守眺
之走也州人推安成太守郭察領州事因率眾討弢反
爲所敗察死之弢遂南破零陵東侵武昌害長沙太守
崔敷宜都太守杜鑒邵陵太守鄭融等元帝命征南將
軍王敦荊州刺史陶侃等討之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九
日故陶關在長沙縣西
南五里晉杜弢據湘州
反陶侃討之因置此城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物故於
是請降帝不許弢乃遣應詹書曰天步艱難始自吾州

州黨流移在於荆土其所遇值蔑之如遺頓伏死亡者
略復過半備嘗荼毒足下之所鑒也客主難久嫌隙易
構不謂樂鄉起變出於不意時與足下思散疑結求擒
其黨帥惟患算不經遠力不陷堅耳及在湘中懼死求
生遂相結聚欲守善自衛天下小定然後輸誠盟府尋
山公鎮夏口卽具陳之此公鑒開塞之會察窮通之運
納吾於眾疑之中非高識玄觀孰能若此西州人士得
沐浴於清流豈惟滌蕩瑕穢乃骨肉之施此公薨逝斯
事中廢賢愚痛毒竊心自悼欲遣滕永文張休豫詣大
府備列起事以來本末但恐貪功殉名之徒將讒間於

聖主之聽戮吾使於市朝以彰叛逆之罪故未敢遣之

而甘陶卒至

晉書校文四曰甘陶謂甘卓陶侃傳漏廿名驟讀之幾不知甘陶爲何人水陸

十萬旌旗曜於山澤舟艦盈於三江威則威矣然吾眾

竊未以爲懼晉文伐原以全信爲本故能使諸侯歸之

陶侃宣赦書而繼之以進討豈所以崇奉明詔示軌憲

於四海逼向義之夫以爲叛逆之虜歟思善之眾以極

不赦之責非不戰而屈人之算也驅略烏合欲與必死

者求一戰未見爭衡之機權也吾之赤心貫於神明西

州人士卿粗悉之耳寧當令抱枉於時不證於大府邪

昔虞卿不榮大國之相與魏齊同其安危司馬遷明言

於李陵雖刑殘而無慨足下抗威千里聲播汶衡進宜
爲國思靜難之略退與舊交措枉直之正不亦綽然有
餘裕乎望卿騰吾箋令時達盟府遣大使光臨使吾得
披露肝膽沒身何恨哉伏想盟府必結紐於紀綱爲一
匡於聖世使吾廁列義徒負戈前驅迎皇輿於閭闔埽
長蛇於荒裔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若然先清方夏却
定中原吾得一年之糧使沂流西歸夷李雄之逋寇修
禹貢之舊獻展微勞以補往愆復州邦以謝鄰國亦其
志也惟所裁處耳吾遠州寒士與足下出處殊倫誠不
足感神交而濟其傾危但顯吾忠誠則汶嶽荷忠順之

想衡湘無伐叛之虞隆足下宏納之望拯吾徒陷溺之
艱焉可金玉其音哉然願願十餘萬口亦勞瘁於警備
思放逸於南畝矣衡嶽江湖列吾左右若往言有貳血
誠不亮益梁受殃不惟鄙門而已詹甚哀之乃啟呈弢
書并上言曰弢益州秀才素有清望文理既優幹事兼
美往因使流寓居詹郡界其貞心堅白詹所委究李驤
爲變樂鄉劫略良善弢時出家財招募忠勇登壇歃血
義誠慷慨會驤攻燒南平弢遂東下巴漢與湘中鄉人
相遇推其素望遂相憑結論弢本情非首作亂階者也
然破湘川實弢之罪亦由兵交其間遂使滋蔓按弢今

書血誠亦至矣昔朱鮪自疑於洛陽光武指河水以明
心鮪感義歸誠終展力報施受封侯之寵由恕過以錄
功也詹竊謂今者當圯運之會思弘遠猷故齊赦射鉤
之誅晉貫斬祛之戮用能濟翼戴之高勳隆一匡之美
譽況弢等素無斯愆而稽顙投命邪以爲可遣大使宣
揚聖旨雲澤沾之於上百姓沐浴於下則上下交泰江
左無風塵之虞矣帝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宣
詔書大赦凡諸反逆一皆除之加弢巴東監軍弢受命
後諸將殉功者攻擊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而使
其將王眞領精卒三千爲奇兵出江南向武陵斷官軍

運路陶侃使伏波將軍鄭攀邀擊大破之

晉書校文四曰攷侃傳時

陶建爲伏波將軍鄭攀則督護也擊真本二人

真步走

事今遺陶名而以其官號屬之鄭譌舛甚矣
湘城於是侃等諸軍齊進真遂降侃眾黨散潰攷乃逃遁不知所在

案愍帝紀作建興三年攷敗走道死與此互異通鑑晉紀考異亦云城潰攷投水死

王機

兄矩

王機字令明長沙人也父毅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機美姿儀倣儻有度量陳恢之亂機年十七率眾擊破之嘗慕王澄爲人澄亦雅知之以爲己亞遂與友善內綜心膂外爲牙爪尋用爲成都內史機終日醉酒不存政事由是百姓怨之人情騷動會澄遇害機懼禍及又

屬杜弼所在發墓而獨爲機守冢機益自疑就王敦求
廣州敦不許會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機爲刺史機遂
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州部將溫邵率眾迎機敦
遣參軍葛幽追之及於廬陵機叱幽曰何以敢來欲取
死邪幽不敢逼而歸郭訥聞邵之納機也乃遣兵擊邵
反爲所破訥又遣機父兄時吏距之咸倒戈迎機訥眾
皆散乃握節而避機機遂入城就訥求節訥歎曰昔蘇
武不失其節前史以爲美談此節天朝所假義不相與
御覽六百八十一引晉中興書作自可遣兵來取之機
今宜可以與賊乎義不可得相與漸而止機自以篡州懼爲王敦所討乃更求交州時杜

殺餘黨杜弘奔臨賀送金數千兩與機求討桂林賊以
自效機爲列上朝廷許之王敦以機難制又欲因機討
梁碩故以降杜弘之勳轉爲交州刺史碩聞而遣子侯
候機於鬱林機怒其迎遲責云須至州當相收拷碩子
馳使報碩碩曰王郎已壞廣州何可復來破交州也乃
禁州人不許迎之府司馬杜讚以碩不迎機率兵討碩
爲碩所敗碩恐諸僑人爲機於是悉殺其良者乃自領
交阯太守機旣爲碩所距遂住鬱林時杜弘大破桂林
賊還遇機於道機勸弘取交州弘素有意乃執機節曰
當相與迭持何可獨捉機遂以節與之於是機與弘及

溫邵劉沈等竝反尋而陶侃爲廣州到始興州人皆諫
不可輕進侃不聽及至州諸郡縣皆已迎機矣侃先討
溫邵劉沈皆殺之機遣牙門屈藍還州詐言增糧密招
誘所部欲以距侃侃卽收藍斬之遣督護許高討機走
之病死于道高掘出其尸斬首并殺其二子焉

御覽六百八十

一引晉中興書作
並爲陶侃所殺

機兄矩字令式美姿容每出游觀者盈路初爲南平太
守豫討陳恢有功遷廣州刺史將赴職忽見一人持奏
謁矩自云京兆杜靈之矩問之荅稱天上京兆被使召
君爲主簿矩意甚惡之至州月餘卒

祖約

祖約字士少豫州刺史逖之弟也初以孝廉爲成臯令與逖甚相友愛永嘉末隨逖過江元帝稱制引爲掾屬與陳留阮孚齊名後轉從事中郎典選舉約妻無男而性妬約亦不敢違忤嘗夜寢於外忽爲人所傷類聚三十五御覽五百引晉中興書

作於府內爲婢所傷疑其妻所爲約求去職帝不聽約

便從右司馬營東門私出司直劉隗劾之曰約幸荷殊

寵顯位選曹銓衡人物眾所具瞻當敬以直內義以方

外杜漸防萌式遏寇害而乃變起蕭牆患生婢妾類聚三十

五引晉中興書身被刑傷虧其膚髮羣小噂喅蹀聲遠婢妾作婢僕

被塵穢清化垢累明時天恩含垢猶復慰喻而約違命

輕出既無明智以保其身又孤恩廢命宜加貶黜以塞

眾謗帝不之罪隗重加執據終不許

案御覽五百引晉中興書作約甚慙

恥遂解職還家與本傳異

及逖有功於譙沛約漸見任遇逖卒自侍

中代逖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眾約異母兄光

祿大夫納密言於帝曰約內懷陵上之心抑而使之可

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矣帝不納時人亦

謂納與約異生忌其寵貴故有此言而約竟無綏馭之

才不爲士卒所附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眾次壽

陽遂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

將軍使屯壽陽爲北境藩扞御覽四百三十七蔡謨書曰祖士言昔在雍丘城內祖約在壽春時賊據雍丘約遣路永將數百人夜緣入雍丘城戰并開墓擔裘踰城出還壽春永之勇如此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豫明帝顧命又望開府及諸所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石聰嘗以眾逼之約屢表請救而官軍不至聰既退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約謂爲棄己彌懷憤恚先是太后使蔡謨勞之約見謨瞋目攘袂非毀朝政及蘇峻舉兵遂推崇約而罪執政約聞而大喜從子智及衍竝傾險好亂又讚成其事於是命逖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及峻剋京都矯詔以約爲侍中

太尉尚書令潁川人陳光率其屬攻之約左右閭禿

元本

作貌類約光謂爲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於石勒

而約之諸將復陰結於勒請爲內應勒遣石聰來攻之

約眾潰奔厯陽

書鈔一百十八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州胡騎至攻城大戰其日西風兵火俱

攻賊以繩繫鐵鉤撻

造兄子渙攻桓宣于皖城

魏書司馬叔傳

日祖渙襲濫口欲以沮溫嶠之兵渙過皖攻譙國內史桓雲不剋乃還

會毛寶援宣擊渙

敗之趙盾復遣將軍甘苗從三焦上厯陽約懼而夜遁

其將牽騰率眾出降約以左右數百人奔於石勒勒薄

其爲人不見者久之勒將程遐說勒曰天下翹定當顯

明逆順此漢高祖所以斬丁公也今忠於事君者莫不

顯擢背叛不臣者無不夷戮此天下所以歸伏大王也
祖約猶存臣切惑之且約大引賓客又占奪鄉里先人
田地世說雅量篇注祖約別傳曰約本幽州冠族賓客
填門勒登高望見車騎大驚又使占奪鄉里先人
地地主多怨於是勒乃詐約曰祖侯遠來未得喜歡可
集子弟一時俱會至日勒辭之以疾令還請約及其宗
室約知禍及大飲致醉既至於市抱其外孫而泣遂殺
之御覽八百八十一王隱晉書曰祖約爲豫
州刺史府中地忽赤如丹約竟敗見殺并其親屬中
外百餘人悉滅之婦女伎妾班賜諸胡初逃有胡奴曰
王安待之甚厚及在雍丘告之曰石勒是汝種類吾亦
不在爾一人乃厚資遣之遂爲勒將祖氏之誅也安多

將從人於市觀省潛取逖庶子道重藏之爲沙門時年
十歲石氏滅後來歸

蘇峻

蘇峻字子高長廣掖人也父模安樂相峻少爲書生有
才學仕郡主簿年十八舉孝廉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
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

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招合流舊三千餘家結

壘於本縣于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遣長史徐瑋

宣檄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遠近感其恩義

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咸共宗焉推峻爲主遂射獵於海邊青山中

東晉疆域志曰元帝聞之假峻安集將軍

案安集當是安東之譌

時曹嶷領青州刺史表峻爲掖令峻辭疾不受嶷惡其得眾恐必爲患將討之峻懼率其所部數百家汎海南渡旣到廣陵朝廷嘉其遠至轉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迴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淮陵故吏徐深艾毅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太寧初更除臨淮內史

明帝紀作奮武將軍臨淮太守

王敦復肆

逆尙書令郗鑒議召峻及劉遐援京都敦遣峻兄說峻

曰富貴可坐取何爲自來送死峻不從遂率眾赴京師

頓於司徒故府道遠行速軍人疲困沈充錢鳳謀曰北

軍新到未堪攻戰擊之必剋若復猶豫後難犯也賊於

其夜度竹格渚拔柵將戰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峻率竹格渚航在朱雀航南

其將韓晃於南塘橫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破沈充說世

規箴篇曰蘇峻東征沈充請吏部郎陸邁與俱將至吳

密勅左右令入閭門放火以示威陸知其意謂峻曰吳

治十觴辭未久必將有亂若爲亂階請從我家始峻遂止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

內史世說方正篇注引王隱晉書作歷陽太守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食邑

一千八百戶峻本以單家聚眾於擾攘之際歸順之後

志在立功既有功於國威望漸著至是有銳卒萬人器

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自負其眾潛

有異志撫納亡命得罪之家有逃死者峻輒蔽匿之眾

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者相屬稍有不如意便肆忿
言時明帝初崩委政宰輔護軍庾亮欲徵之峻聞將徵
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從命至於內輔實
非所堪不從遂下優詔徵峻爲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
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素疑亮欲害己表曰昔明皇
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無用家爲乞
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峻嚴裝將赴
召而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魏書司馬叔傳曰阜陵令匡術樂安令任
讓並爲峻謀主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事勢如此恐無生路
不如勒兵自守峻從之遂不應命書鈔一百三十九羊堅等三十國春秋曰

蘇峻之將興兵也祈於鍾山廟許盡朱給之車及宏邨
鑒又禱於鍾山見神謂鑒曰蘇峻爲逆人神所忿當與
蔣子文等鋤之社稷不安及也今以願疏相示於是朝
像移而願疏口邨鑒知辨峻之必亡焉蘇峻難多朝

廷遣使諷諭之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宜山

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世說方正篇注王隱晉書

峻自斫鼓曰我鄉里時有此則空城有頃詔書徵峻峻
日臺下云我反豈得活耶我宜山頭望廷尉不能延

尉望往者國危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理自應
山頭

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於是遣參軍徐會結祖約謀爲

亂而以討亮爲名魏書司馬叡傳作乃使使約遣祖渙

許柳率眾助峻魏書司馬叡傳作約命兄逖子沛國內

峻遣將韓晃張健等襲姑孰進逼慈湖殺于湖令陶馥

及振威將軍司馬流

成帝紀作左將軍

峻自率渙柳眾萬人乘

風濟自橫江次於陵口與王師戰頻捷遂據蔣陵覆舟

山世說方正篇注引晉陽秋作峻率眾二萬濟自橫江

御覽七百六十八晉中興書曰蘇峻與祖渙許柳等

將萬餘人出橫江連船東渡時遇西風既濟半江中忽

更東風吹船還西岸峻意曰是天助我固將志也讀史

方輿紀要二十日覆舟山在江寧府北太率眾因風放

火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遂陷宮城縱兵大掠侵

逼六宮窮凶極暴殘酷無道驅役百官

魏書司馬淑傳散奔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逼令擔負登蔣山裸剝

士女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

之聲震動內外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

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峻盡廢

元作費

之矯詔大赦惟庚

亮兄弟不在原例自爲驃騎領軍將軍錄尚書事許柳

丹楊尹加前將軍馬雄左衛將軍祖渙驍騎將軍復弋

陽王素爲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素息播亦復本官於

是改易官司置其親黨朝廷政事一皆由之又遣韓晃

入義興張健管商弘徽等入晉陵

成帝紀魏書司馬叡傳張健均作張瑾

時溫嶠陶侃已唱義於武昌峻聞兵起用參軍賈宣計

還據石頭更分兵距諸義軍所過無不殘滅嶠等將至

峻遂遷天子於石頭

世說容止篇注晉陽秋曰蘇峻自姑孰至于石頭逼遷天子峻以倉

屋爲宮使人守衛

逼迫居人盡聚之後苑使懷德令匡術守苑

城

世說方正篇注晉陽秋曰匡術爲阜陵令迷亡嶠等無行庾亮徵蘇峻術勸峻誅亮遂與峻同反

嶠等

既到乃築壘於白石峻率眾攻之幾至陷沒東西抄掠多所擒虜兵威日盛戰無不剋由是義眾沮衄人懷異計朝士之奔義軍者皆云峻狡黠有智力其徒黨驍勇所向無敵惟當以天討有罪誅滅不久若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是譽賊及後累戰不捷嶠亦深憚之管商等進攻吳郡焚吳縣海鹽嘉興敗諸義軍韓晃又攻宣城害太守桓彝商等又焚餘杭而大敗於武康退還義興嶠與趙盾率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以臨之峻與匡孝將八千人逆戰峻遣子碩與

孝以數十騎先薄趙盾敗之

魏書司馬睿傳先薄作出戰

峻望見盾

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乎因舍其眾與數騎北下突

陣不得入將迴趨白木陂

魏書司馬睿傳作乃捨其眾自以四騎北下突陳陳堅乃

還六朝事跡引南徐州記曰迎撫湖西北有蘇峻湖本名白石陂建康實錄曰陶侃督護李陽臨陣斬峻於白石陂至今呼此陂為蘇峻湖在城北十五里牙門彭世周回五里案白石陂即白木陂未知孰誤

李干等投之以矛

案陶侃傳作李陽部將彭世疑此傳誤以李陽為李干而又以彭世誤列

于其上墜馬斬首鬻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峻司馬

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求峻尸不獲碩乃發庾亮父

母墓剖棺焚尸

案魏書司馬睿傳作復立峻弟逸求峻屍弗獲乃發衍父母冢剖棺焚尸與此

異辭衍成

帝諱也逸閉城自守韓晃聞峻死引兵赴石頭管商

及弘微進攻虔亭壘督護李閔及輕車長史滕含擊破

之

郗鑒傳作參軍李閔成帝紀作建威長史滕含

斬首千級商率眾走延陵李

閔與虔亭諸軍追之斬獲數千級商詣庾亮降匡術舉

苑城降韓晃與蘇逸等并力攻術不能陷溫嶠等選精

銳將攻賊營碩率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於陣斬碩晃等

震懼以其眾奔張健於曲阿門阨不得出更相蹈藉死

者萬數逸爲李湯所執

案湯應作陽成帝紀作爲王允之所獲

斬於車騎

府管商之降也餘眾竝歸張健健又疑弘微等不與己

同盡殺之更以舟軍自延陵向長塘小大二萬餘口金

銀寶物不可勝數揚烈將軍王允之與吳興諸軍擊健

大破之

案允之本傳作建武將軍不言除揚烈

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馬

雄韓晃等輕軍俱走閔率銳兵追之及於巖山攻之甚

急健等不敢下山惟晃獨出帶兩步鞬箭却據胡牀彎

弓射之傷殺甚眾箭盡乃斬之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八日平陵山在溧陽縣南

十八里晉成帝時李完圍韓晃於此山斬之山高四十丈讀史方輿紀要二十日溧陽縣西六里菱山又西四里日巖山案李完當為李閔之誤巖山蓋即平陵山也健等遂降竝梟其首

孫恩

孫恩字靈秀琅邪人孫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

書鈔一百

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奉下有事字

恩叔父泰字敬遠師事錢唐

杜子恭而子恭有祕術

書鈔一百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祕術均作內

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卽相還耳

書鈔一百

二十三御覽三百四十五引晉中興書作當相送還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

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然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於會稽王道子流之於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道術眩惑士庶稍遷輔國將軍新安太守王恭之役泰私合義兵得數千人爲國討恭黃門郎孔道鄱陽太守桓放之驃騎諮議周

魏等皆敬事之會稽世子元顯亦數詣秦求其祕術秦見天下兵起以爲晉祚將終乃扇動百姓私集徒眾三吳士庶多從之于時朝士皆懼秦爲亂以其與元顯交厚咸莫敢言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道子誅之恩逃于海眾聞秦死惑之

魏書司馬叙傳作其兄子思竄于海嶼妖黨惑之

皆謂蟬蛻

登仙故就海中資給恩聚合亡命得百餘人志欲復讎及元顯縱暴吳會百姓不安恩因其騷動自海攻上虞殺縣令因襲會稽

魏書司馬叙傳作逕向山陰

害內史王凝之有眾

數萬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王彪義興許允之臨海周胄永嘉張永及東陽新安等凡八郡

御覽三百三十八鄭

緝之東陽記曰隆安中孫恩遣偏師攻東陽東陽岑山下民間嶺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破潰而山上鼓鞞亦一時俱起殺長吏以應之魏書司馬叡傳曰逼人士爲官屬於是諸郡妖惑並絕守令旬日之中眾數十萬魏書司馬叡傳作於是吳而應之

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謝逸嘉興公顧脣南康公謝明

慧黃門郎謝冲張琨中書郎孔道太子洗馬孔福烏程

令夏侯愔等皆遇害吳國內史桓謹案謹當從安帝紀劉牢之傳及魏書

司馬叡傳作謙義興太守魏僞臨海太守新蔡王崇等竝出奔

於是恩據會稽自號征東將軍魏書司馬叡傳號其黨

曰長生人宣語令誅殺異己有不同者戮及嬰孩由是

死者十七八畿內諸縣魏書司馬叡傳處處蜂起朝廷

震懼內外戒嚴遣衛將軍謝珍鎮北將軍劉牢之討之並轉鬪而前吳會承平日久人不習戰又無器械故所

在多被破亡諸賊皆燒倉廩焚邑屋刊木堙井虜掠財

貨

魏書司馬叡傳曰賊等禁令不行肆意殺戮士庶死者不可勝計或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不肯者輒支

解之其虐如此驃騎長史王平之死未葬恩剖棺焚屍以其頭爲穢器賊既走邑屋焚毀郭郭之中時見人跡經月乃漸有歸者相率聚於會稽其婦女有嬰累不能去者囊

簍盛嬰兒投於水

魏書司馬叡傳曰諸妖亂之家婦女尤甚未得去者皆盛飾嬰兒投之於

水而告之曰賀汝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

魏書司馬叡傳後作復

初恩聞八郡響應告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當與諸君

朝服而至建康既聞牢之臨江復曰我割浙江

魏書司馬叡傳

割下有 不失作句踐也尋知牢之已濟江乃曰孤不差

走矣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

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

之等遽於收斂魏書司馬徽傳作牢之將士爭取之不

高素等既至放肆抄暴得窮追初三吳困於虐亂皆企望牢之

百姓咸怨毒失望焉故恩復得逃海朝廷以謝珍爲

會稽率徐州文武戍海浦隆安四年恩復入餘姚魏書

女數千人吳興太守庾恆慮妖黨復發大行誅戮殺男破

上虞進至刑浦案刑當從謝珍傳作珍遣參軍劉宣之

距破之恩退縮少日復寇刑浦害謝珍朝廷大震遣冠

軍將軍桓不才輔國將軍孫無終宣朔將軍高雅之擊

之魏書司馬叡傳作冠軍將軍東海太守桓恩復還於

海於是復遣牢之東屯會稽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扈瀆

壘緣海備恩寰宇記九十一曰吳郡記云松江東瀉海

縣東北百里讀史方輿紀要二十四曰袁崧城在松江

府東三十五里東晉末袁山松築此以備孫恩俗謗山

松爲崧也一明年恩復入浹口雅之敗績牢之進擊恩

名築耶城復還于海轉寇扈瀆害袁山松仍浮海向京口牢之率

眾西擊未達而恩已至劉裕乃總兵緣海距之及戰恩

眾大敗狼狽赴船御覽三百五十七晉安帝紀曰劉裕

得還尋又集眾欲向京都朝廷駭懼陳兵以待之恩至

新州不敢進而退魏書司馬叡傳曰恩遂徑向建業德

宗惶駭遽召豫州刺史司馬尚之于

時中外驚擾恩來漸近百姓惴懼向之率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時拆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知向之向在建業復聞牢之不還不敢上東晉疆域志曰通鑑注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按蔡謨傳領徐州刺史造龍驤將軍徐元等守中洲當卽新洲左近洲也按建康志以新洲爲在上元縣北四十里似不若通鑑注之北寇廣陵陷之乃浮海而北劉裕與劉敬宣并軍躡之於郁洲累戰恩復大敗由是漸衰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晉末妖賊孫恩作亂前將軍劉牢之東討牢之請高祖參軍事牢之命高祖規賊遠近將勇士數十人會遇賊至仍迎擊之賊眾數千高祖所將人多死而戰意方酣奮長刀所殺甚眾牢之子敬宣疑高祖淹久恐爲賊所殺乃輕騎赴之既而眾騎並至賊遂大崩高祖爲流矢所傷通中宿而愈自後屢被重傷皆弗以爲患軍中益加敬憚恩北走海鹽高祖追而擊之築城于海鹽故治恩知城弗可下乃進向滬漬帝復棄城追之恩乘風浮海奄至丹徒帥眾數萬鼓譟登于蒜山居民皆荷擔而走高祖率

所領奮擊大破之投獻赴水死者甚眾恩顛沛僅得還
船雖被摧破猶恃眾力遂徑向京師朝廷震懼以高祖
爲建武將軍下邳太守帥舟復沿海還南裕亦尋海要
師討恩於郁洲復大破之

截復大破恩於扈瀆恩遂遠迸海中及桓玄用事恩復

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討破之恩窮蹙乃赴海自沈

案

帝本紀作辛景擊孫恩斬之世說德行篇注引安帝紀亦云辛景斬首送之與此異隋志有臨海太守辛德遠集四卷兩唐志均作辛景集四卷蓋名易

而字德遠唐修隋志故避名而書字耳

妖黨及妓妾

謂之水仙投水從死者百數餘眾復推恩妹夫盧循爲
主自恩初入海所虜男女之口其後戰死及自溺并流
離被傳賣者至恩死時裁數千人存而恩攻沒謝琇袁
山松陷廣陵前後數十戰亦殺百姓數萬人

盧循

盧循字子

元作子

先小名元龍司空從事中郎謚之曾孫

也

魏志盧毓傳注謚別傳曰謚卒于胡胡中子孫過江妖賊帥盧循謚之曾孫

雙眸四徹瞳

子四轉善草隸弈碁之藝沙門慧遠有鑒裁見而謂之

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循娶孫恩妹及恩作亂

與循通謀恩性酷忍循每諫止之人士多賴以濟免恩

亡餘眾推循爲主元興二年正月寇東陽八月攻永嘉

劉裕討循至晉安循窘急泛海到番禺寇廣州

類聚十
七廣州

記曰盧循襲廣州風火夜發奔免者數千而已循除諸

燒骨數得髑髏三萬餘於江南洲上作大坑葬之今名共逐刺史吳隱之自攝州事號平南將軍遣使獻貢時

朝廷新誅桓氏中外多虞乃權假循征虜將軍廣州刺

史御覽二百八十續晉陽秋曰盧循爲廣州州無麴每

十二引十三得分餉未周循文武則不食也其仁如此又九百七

爲廣州刺史脩遺劉裕益智綜裕乃答以續命湯中郎將義熙中劉裕伐慕容超循所署始興太守徐道

覆循之姊夫也使人勸循乘虛而出循不從道覆乃至

番禺說循曰朝廷恆以君爲腹心之疾劉公未有旋日

不乘此機而保一日之安若平齊之後劉公自率眾至

豫章遣銳師過嶺雖復君之神武必不能當也今日之

機萬不可失旣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君若不同

便當率始興之眾直指尋陽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

計乃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
讀史方輿紀要入十八日書山在上猶縣西入十里
山高千餘丈橫互十餘里形如書櫃一名大章山王象
之云縣西介於江西湖廣廣東三路大章山延袤數百
里出巨木美材晉義熙中賊徐道覆使人伐材於南康
山中此卽偽云將下都貨之後稱力少不能得致卽於
其取材處郡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贛石水
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版大積而百姓
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
力裝之旬日而辦遂舉眾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相
皆委任奔走鎮南將軍何無忌率眾距之兵敗被害魏書
司馬叡傳曰殺江州刺史何無忌於石城循遣道覆寇江陵未至爲官軍所

敗馳走告循曰請并力攻京都若剋之江陵非所憂也

乃連旗而下戎卒十萬舳艫千計書鈔一百三十八義熙起居注曰盧循作

入槽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初學記二十五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曰盧循寇京邑芙蓉艦千餘艘元和郡縣

圖志二十五曰戰士十餘萬舟艦數百里連旗而下敗衛將軍劉毅於桑落洲逕

至江寧道覆素有膽決知劉裕已還欲乾沒一戰請於

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數道攻之循多謀少決欲以萬

全之元本作爲計固不聽道覆以循無斷乃歎曰我終爲盧

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爲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裕懼其侵軼乃柵石頭斷柵浦以距之御覽三百三十

義熙六年築壘起城于柵浦循攻柵不利船艦爲暴風

石頭城施鹿角以御盧循

所傾人有死者列陣南岸戰又敗績御覽一百二十八
寇南康廬陵豫章諸郡守皆委任奔走馳使徵公公至
下邳留船運輜重自帥精銳步歸孟和諸葛長民懼寇
之深也欲擁天子過江公弗聽和窮窘無餘圖飲藥而
卒羣賊大至公悉出精利公躬提幡鼓命軍眾齊力擊
之賊眾大敗追奔乃進攻京口寇掠諸縣無所得循謂
逮夜乃收兵而歸道覆曰師老矣弗能復振可據尋陽并力取荊州徐更
與都下爭衡猶可以濟因自蔡洲南走注蔡洲見成帝紀
志二十五日晉盧循作亂宋高祖登石頭以望循軍初
循引向新亭公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公曰此成
擒耳俄而循大敗而走御覽九百三十七劉敬叔異苑
日盧循以義熙五年自廣州下泊船江西眾多疫死事
平之後人往蔡州見死人髮變而為鱗今上鎮西參軍
與府司馬張逝瞻湖際有一棺棺頭有鱗眾試令撥看
卽是髮亦有復據尋陽裕先遣羣率追討自統大眾繼
未都化者

進又敗循於雷池。循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循等還潯陽，公更簡練三軍，將進攻討。循聞大軍至，欲遁還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入曰左里，故城在都昌縣西南九十五里。寰宇記：一百一十一曰左理城，在都昌縣西北四十里。晉盧循所築在湖左，因為名城，基猶在。讀史方輿紀要入十四曰郡志：縣西北八十里，有左蠡山，以臨彭蠡湖。東而名案：城因左蠡得名。裕命眾攻柵，循眾雖死，故里理音與蠡近，無定字也。

戰猶不能抗。裕乘勝擊之，循單舸而走，收散卒得千餘人，還保廣州。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丙申，大軍至左里，將戰。公麾以進，兵旂竿折，遂沈於水。眾皆失色。公自折笑曰：「往年覆舟之戰，亦幡竿折。今復然，賊必破矣。」眾乃大悅。即攻柵，並進。循兵雖死，戰猶弗能禁。諸軍乘勝擊之，循單舸走。御覽九百四十二。嶺表錄異曰：盧亨盧循背據廣州，既敗，餘黨奔于海島野居。唯食蠓螘，疊殼為牆壁。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曰盧循，故城在南海縣南六里。循既為宋高祖所破，聚其餘

黨還至番禺高祖遣建成將軍孫季高振武將軍沈田
子力戰大破之讀史方輿紀要一百一曰盧循城在廣
州府南十里遺址隱然往往有斷塼敗瓦裕先遣孫處
南越志河南之洲狀如方壺乃循舊居
從海道據番禺城循攻之不下道覆保始興因險自固
元和郡縣圖志三十四曰玉城一名故郡城在曲江縣
南六里地勢險固晉義熙初盧循克廣州循將徐道覆
移始興與郡據此城案道覆蓋據
玉城以自固非始興舊治也
循乃襲合浦剋之進攻
交州至龍編刺史杜慧度諂而敗之水經葉榆河注曰
盧循之寇交州也
交州刺史杜慧度率水步晨出南津
以火箭攻之燒其船艦一時潰散
循勢屈知不免先
鳩妻子十餘人又召妓妾問曰我今將自殺誰能同者
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人情所難有云官尙當死某豈
願生於是悉鳩諸辭死者因自投於水慧度取其尸斬

之及其父嘏同黨盡獲傳首京都水經葉榆河注曰循亦是斬之傳首京師慧度以斬循勳封龍編侯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交州刺史杜慧度斬盧循父函北

譙縱

譙縱巴西南充人也祖獻之有重名於西土元和郡縣圖志三十

三日譙周將亡戒諸子曰吾後嗣當有黃頭黑齒幾亡吾族及周孫縱之生也頭黃齒黑案蜀志譙周傳字允南巴西西充國人也三子熙賢同熙子秀無名獻之子且一作南充競卧論一作西充國未知縱爲何人之子元和志當有縱少而謹慎蜀人愛之爲安西府參軍義熙所據也

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等領諸縣民進兵東下暉有貳志因梁州人不樂東也將圖益州刺史毛璩與巴西陽

昧結謀於五城水口共逼縱爲主

毛璩傳曰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

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口
晉末毛璩使縱領自徒七百人由涪水下討桓玄西人
不樂遠征乃縱懼而不當走投於水暉引出而請之至
逼縱爲主

於再三遂以兵逼縱於輿上攻璩弟西夷校尉瑾於涪
城城陷瑾死之縱乃自號梁秦二州刺史璩聞縱反自
洛城步還成都遣參軍王瓊率三千人討縱又遣弟瑗
領四千兵繼瓊後進縱遣弟明子及暉距瓊於廣漢瓊
擊破暉等追至縣竹明子設二伏以待之大敗瓊眾死
者十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以納縱毛璩旣死縱以
從弟洪爲益州刺史明子爲鎮東將軍巴州刺史率其

眾五千人屯白帝自稱成都王元和郡縣圖志三十三

既害毛璩自號成都王案本傳言日攻陷巴西遂屠益州

開城納縱與此作遂屠益州者異明年遣使稱藩於姚

興將順流東寇以討車騎將軍劉裕為名乞師於姚興

且請桓謙為助興遣之九年劉裕以西陽太守朱齡石

為益州刺史宣朔將軍臧喜下邳太守劉鍾蘭陵太守

蒯恩等率眾二萬自江陵討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

以朱齡石為益州刺史宋書后妃傳臧質傳南史朱齡

石臧熹傳臧喜均作熹宋書朱齡石傳蘭陵作河間

初謀元率僉難其人齡石資名素淺裕違眾拔之授以

麾下之半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臧喜裕妻弟也位出

其右又隸焉宋書臧質傳日父熹字義和高祖遣朱齡

石統大眾伐蜀命熹奇兵出中水以本號

領建平巴東二郡縱遣大將譙撫之萬餘人屯牛脾譙
小苟重兵塞打鼻熹至牛脾撫之戰敗退走追斬之小
苟卽便奔散成都旣平熹齡石次於白帝縱遣譙道福
遇疾義熙九年卒於牛脾平模卽彭模去成都二百里
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詳穆帝紀注
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尙書僕射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
層樓重柵眾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
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
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由內水故道福不敢
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
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
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

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瓦解縱乃出奔其尙書令馬耽封倉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安堵使復其業縱之走也先如其墓縱女謂縱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投道福於涪道福怒謂縱曰大丈夫居如斯功業安可棄哉今欲爲降虜豈可而得人誰不死何懼之甚因投縱以劒中其馬鞍縱去之乃自縊

案安帝紀義熙九年七月朱齡石克成都斬譙縱御覽一百二十八徐爰宋書曰斬僞蜀焦縱

宋書朱齡石傳云縱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道福謂其斬送而此傳獨云自縊或與馬耽同戮尸也

徒曰吾養爾等正爲今日蜀之存亡實係在我不在譙
王我尙在猶足一戰士咸許諾乃散金帛以賜其眾眾
受之而走道福獨奔廣漢廣漢人杜瑾執之宋書朱齡石傳作杜
瑤朱齡石徙馬耽於越備追殺之耽之徒也謂其徒曰
朱侯不送我京師滅眾口也吾必不免乃盥洗而卧引
繩而死須臾齡石師至遂戮尸焉

史臣曰惠皇失御政紊朝危難起蕭牆毒痛函夏九州
波駭五嶽塵飛干戈日尋戎車競逐王彌好亂樂禍挾
詐懷姦命儔嘯侶伺閒候隙助悖逆於平陽肆殘忍於
都邑遂使生靈塗炭神器流離邦國軫麥秀之哀宮廟

興黍離之痛豈天意乎豈人事乎何醜虜之猖狂而亂
離之斯瘼者也張昌等或鴟張淮浦或蟻聚荆衡招烏
合之凶徒逞豺狼之貪暴憑陵險隘屈強江湖未淹歲
稔咸至誅戮實自取之非爲不幸峻約同惡相濟生此
亂階孫盧同類相求嗣成妖逆至乃干戈掃地災沴滔
天雖樊謝之毒被含靈李郭之禍延宮闕方凶比暴弗
是加也譙縱乘茲釁隙肆彼姦謀旋踵而亡無足論矣
贊曰中朝隳政王彌肇亂神器流離生靈塗炭羣妖伺
隙構茲多難荐食荆衡陵虐江漢孫盧姦慝約峻殘賊
窮凶極暴爲鬼爲蜮縱竊岷峨旋至顛踣

晉書斟注卷一百